

送马格丽特去机场的路上，计程车里你们几乎没说话，能说的似乎已说完，还想说的又不便在车上说。

进海关的入口处，她同你轻轻拥抱了一下，如她所说就是朋友。她贴了下你脸颊，进去了，头也不回。

你注意到她眼眶发青，虽然画了妆，你想必更一脸青灰。你们都彻夜未眠，这三天三夜，不，四天三夜，从第一夜看完戏之后通宵到次日早晨，再从晚上到白天，之后又是一个通宵，此刻应该是第四天的上午，整整三个昼夜，反反复复颠三倒四，一次又一次做爱，尽量挖掘汲取对方，你也筋疲力竭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热，再像普通朋友一样淡淡分手，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。

从机场出来，阳光晃眼，热气蒸腾，等计程车的地方排的长队，你非常困倦。等你上了车，司机问去哪里？你迟疑了一下，信口说中环，闹市中心。你不想就回酒店，不想回到那张空床，她赤裸的身体已同那间房、那床、你的思绪都联系在一起，你已经习惯同她说话，连内心的言辞即使是自言自语也总以她为对象，都在说给她听。她深入到你的感受和思想中，你拥有她肉体的同时她也占据了你的身心。

“去中环哪里？”司机确认你是大陆来的，用夹生的普通话问。

你在车上打了个盹，睁开眼说“中环到了？”

“这都是中环，你哪个街下？”

车在路边停下，从车窗上的镜子里你看见司机露出几分鄙夷，不想载你兜圈子去找你就不说不清的去处。你付钱下车了，马路两边高楼耸立，一时辨别不清确切的地点。沿街前去没有目的，奇怪的是人行道上行人很少。这中环闹市通常都人流如潮，喧闹不堪，车辆也不像平时那么堵塞，稀疏得很，快速流驶。随后你又发现商店都关了门，只橱窗陈列照旧，阳光平时大部分被高楼挡住，唯有马路当中明晃晃的，不免像白日梦游。

你记得她说的是星期一要赶回法兰克福，她受雇的公司同中国方面有业务会谈，你这才想起是星期天。这休假日上午，人通常全家老小或朋友相约，聚集在大大小小的饭店喝早茶，忙不迭的香港人以此作为一享受。

一个多月来的排戏、演出和饭局，约会见面，你还没有这样独自闲散过，漫步走在这清寂的都市中心。你刚开始熟悉这城市，但恐怕是不会再来了，恰如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，再同她那样亲近，那样渲泄痛苦，那样纵欲。

这最后一准备，她让你强奸她，不是做性游戏，她要你真把她捆起来，要你捆住她双手，要你用皮带抽打她，抽打她痛恨的身体，强奸过已不再属于她这出卖了的异己的肉体，便是她要传达给你的感觉。

你用她的连裤袜她手腕扎住，捏住皮带的铜头，用皮带的末梢轻轻抽打她两下，黑暗中

笑出声来，得让她明白是游戏，她要的性虐待，她也笑了。

但这不是她要的，她要你真打。你开始越打越重，听见皮带打在她肉上劈啪声响，那肉体扭动躲闪，可她并不出声制止。你不知道她忍受的极限，而她惊叫一声，你立刻扔下了皮带去抚摸她。她骂了声混蛋，挣脱捆住的手，坐了起来。你说对不起，她却仰面躺倒在床上，你伏在她身上，脸上感觉到她流出的泪水，你眼泪于是也涌了出来。你说你强奸不了她，再说，已没有欲望了。

她说你不可能懂得她的痛苦，一个过早成为女人遭到强奸的女人的痛苦，你要的只是性享受。

你说你爱她，正因为爱她才不可能强奸她，你痛恨暴力。

她又说，就要你哭出来，哭出来你才更真实，她又变得温柔体贴，不断抚摸你，浑身上下。

一个十足的女人，你说。不，一个淫荡的女人，她说。你说不，她是个好女人。她说不，你不知道，待长了你就会讨厌她。她过不了正经女人那日子，得不到满足，可她很想同你生活在一起，但是不可能。又说你得原谅她这样神经质，她不是不希望生活得安安稳稳，可没有人能给她带来那种安适与和平，你也不会娶她这样的女人，只不过在她身上找寻你想得而尚未得到的享乐。

你说你害怕婚姻，害怕再受女人制约。你有过妻子，已经懂得婚姻是怎么回事，自由对于你比什么都更可贵，可你止不住爱她。她说她也不能当你的情人，你显然有女人，没有她你也会找到别的女人，说实在的，你很温柔，也比较诚实，说的是比较，这并不是夸奖。你说她也是个很可爱的女人。但是不是对所有的男人，她说，她喜欢你所以才给，你也给予了她许多，这很平等。还说她过早懂得男人，已经不存幻想，这世界就这么现实，她是她老板的情妇，可他得回去同妻子儿女过周末，她作为情妇，也只是周末以外陪他出差，而他也需要她同中国做买卖。

她那浓厚的胸音、肉质、直率，可以感触得到，如同她厚硕的肉体，牵动你的欲望，勾起你的回忆和对痛苦的回味，令这种回味也充满性感，变得可以忍受。她的声音不断牵动你，仿佛依然在你耳边低声絮语，给你她的体温，伴随她身体的气味，你备受压抑的欲望藉她得以倾泄，这讲述带来的不只是痛苦，也有快感。你就需要同她讲述不停，去追索那许多记忆，遗忘了的细节竟纷至沓来，越益分明。

眼前的中国银行大厦从上到下的玻璃，如同镜面，映出蓝天上一丝丝白云，这三角形建筑一边薄得你像刀刃，被香港人说成是插在市中心的一把菜刀，败坏了风水。边上另一座某财团的大厦装上些莫名其妙的钢铁器械，徒然与之抗衡，也是香港人的方式。立法局那栋伊丽莎白时代的府邸，围在大厦群中毫不起眼，正是这即将结束的时代的象征。

立法局边上，立着女皇铜像的花园广场人头攒动，喷水池边、回廊里、人行道上，一圈圈一簇簇连马路当中都挤满了人。你以为遇上什么集会或示威，可人们有说有笑，地上到处摊开食物，还有手提录音机，放的是流行音乐，就差跳舞了。

楼群之间满街蔓延的野餐会，一条街接一街，令你不免诧异。你从中穿行，到了卖高档

消费品的太子大厦关闭的门前，竟挂上了布幡，印有基督受难的圣像，牧师在布道，信徒忏悔也在这露天下进行。聚集的十之八、九是女人，都肤色黧黑。你恍然大悟，估计是在港人富家打工的菲律宾女佣星期日在这里休假聚会，她们在香港挣钱，再寄回去养家。一片叽叽喳喳说笑声，你听不懂她们的语言，也听不出离家背井的苦闷。

这片社会景观还能维持多久？会不会由大陆的新移民替代？全世界都在赶移民，这地方是不是就例外？你自然不必杞人忧天，蓝天白云下的大厦也不会坍塌，香港岛也变不成沙漠，此时此刻你绕道穿行在人群中，却深感寂寞。又总是这种孤独感拯救你，你横竖不是基督，不必牺牲自己来点醒世人，也不可能复活，要紧的是，就这现世好好活着。

你重新沉浸在她的声音唤起的幽暗中，梦游一般，一脚轻一脚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这嘈杂的人群中左右穿行，摇摇晃晃，新鲜和陈旧的记忆交织一起。

你说，马格丽特，心里对她说，新人是一个可怕的童话。如今，你再也不必洗心革面，清除错误和罪过。那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君子国，那全新的社会不过是个巨大的骗局，好将这原本不清不楚、混沌不堪、说不清自己行为同时也活生生的人一下子质疑，失去存在的根据。

你要说的是，马格丽特，她也用不着清洗自己，无需忏悔，也不可能重再活一次，她就是她，恰如你就是你！

是女人给你注入了生命，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，不管是母亲还是婊子。你宁愿堕落在幽暗混沌之中，不装君子，或是新人和圣徒。

高架桥上，车辆在桥下奔驰不息。大厦与商场之间平时繁忙的这通道，星期日行人很少。你靠在栏杆上俯视下面的大街，困倦得不行，你的戏还有最后两场，日场是下午两点，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晚场在七点，演完得同演员们合影，然后一起聚餐，肯定会闹到很晚。你该先补个觉，可又不想回到旅馆，她仍然占据你的感觉，那离别前的狂乱，她周身上下的气味，你的精液遍抹在她鼓胀而舒胀的胸脯上。

你下到街上，路边有家电影院，看都没看放的什么影片买张票便进去了。你需要在黑暗中独处，沉缅在对她的思念中。一部无聊的港式闹剧，闭上眼，听不太懂的粤语让你正好打盹。靠椅宽软舒适，两腿伸展。你庆幸居然赢得了表述的自由，再也无所顾忌，讲你自己要说的话，写你要写的东西。也许，如她所说，得把这些都写出来，对你自己作一番回顾。你应该以一双超然的目光俯视你自己，一个人，或是一只只有意识的动物，一头困兽在人世丛林。

你无可抱怨，享受生命，当然也付出了代价，又有什么是无偿的？除了谎言和屁话。你应该把你的经历诉诸文字，留下你生命的痕迹，也就如同射出的精液，亵渎这个世界岂不也给你带来快感？它压迫了你，你如些回报，再公平不过。

没有怨恨。马格丽特，你怨恨吗？你问她怨恨你吗？她摇摇头，伏在你小腹上。你抚开她蓬松的柔发，让她啾吮你。她说是你的奴隶，而你是她主人，她就属于你。你不如她慷慨，总在攫取。

你应该归于平和，以平常心看待这世界，也包括你自己。世界原本如此，也还如此继续下去。一个人如此渺小，能做的无非是如此这般表述一番。

醒来，放映厅灯光已亮，观众纷纷起身散场。你从电影院出来，招呼了一辆计程车，回到酒店，柜台小姐交钥匙的时候，还有两张电话记录要你回话，想必又是饭局。你晚间得同演员们聚餐告别，不可能再去别处。回到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，床上地下和桌上没有一样她的衣物，仿佛并没有女人同你住过。你不免有些怅惘，和衣仰倒在床，刚换的床单和枕套烫洗过，气息清新，空调机呼呼在响。没有一点她的痕迹和气味，你倒巴不得真有个窥探的录像，那便可以证明她确实同你做过爱，并非你的幻想。

马格丽特，你呼唤的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，不只是你内心的声音，她唤起了你的以往，也历历在目。她已经同你的记忆溶合一起，新鲜的和差不多遗忘的记忆，你都止不住想搜寻。

她此刻正在飞机上，明天，这周末已过，如她所说，又会是他老板的情妇，也会像同你一样同她老板做爱？这个受虐狂的婊子，可你已经爱上她了，还没法不想，她的润泽和气味都唤起你的欲念。你想知道她说十三岁就被人强奸是否真的？还是她诱惑你的一种伎俩？还是就把她当成个贱货？还是就让她在思想中陪伴你，成为心中的伴侣，同她分享你的孤独和她的痛苦？

你也许得下个决心，把她唤起的回忆，你这一生的经历，原原本本写出来，可这又是否值得？我不必再浪费生命，去做这毫无意义的事，那么，什么是有意义的？刚才演过晚上还要演你在大陆写的一直禁演的这戏难道就有意义？就值得你为之受难？要没有这些文字，活得岂不轻轻松松得多？又何苦去写作？

你表述才得以存在，果真是生存的理由？你难道是一部书写的机器，受虚荣驱使，再徒然耗费生命？而她也许是对的，就沉缅在淫欲中，去玩味痛苦，既摆脱不了就干脆沉沦。你何必去伸张正义，而正义又在哪里？你对抗不了这世界，只逃逸在书写的文字里，从中找点慰藉与快感，也如同马格丽特，忍不住还是要向你讲述她的痛苦，好得以排遣。

你洗了个热水澡，又冲了一番凉水，清醒了一些。你得去看你这戏最后一场演出，回到现实中来，同那帮青年演员，一起吃饭、喝酒、说笑、大声说些人话，再把做人的困难留给他们。